

# 開放文學 - 歷代筆記 - 夷堅丁志

## 卷第十五

譚李二醫缺      內文缺

黃谷取膽缺

    內文缺

賈木惡夢缺

    內文缺

夢龜告方

冀州士人徐蟠，因墜馬傷折手足，痛甚，命醫者治之。其方用一活龜，既得之矣，夜夢龜言曰：吾惟整痛不能整骨，有奇方奉告，幸勿相害也。蟠扣之，雲、取生地黃一斤，生薑四兩，搗研細，入糟一斤同炒勻，乘熱以布裹罨傷處，冷即易之，先能止痛，後整骨，大有神效。蟠用其法果驗。

田三姑

淄州人田穀女，嫁攸縣劉郎中之子，劉下世數年，田氏病，遣僕至衡山，招表姪張敏中，欲托以後事，未克往而田不起。初，田有兄娶衡山廖氏女，女死，又取其妹，兄亦亡，獨後嫂在，乃與敏中同往弔，寓於張故居沒山閣，時隆興甲申冬也。是夕，廖嫂暴心痛，醫療小愈，過夜半，欬起坐，語言不倫，張往省候，則其姊憑焉，咄咄責妹曰：何處無昏姻，必欲與我共一婿，死又不設位祀我，使我歲時無所依，非相率同歸不可。張諫曉之曰：此自田叔所為，非今孀過，既一家姊妹，寧忍如此？少頃，勿拱手曰：叔翁萬福，又曰：慶孫汝可上床坐，叔翁者，田三之季父穀，慶孫者其稚子也，皆亡矣，蓋群鬼滿室，左右盡悚，俄開目變貌，作田氏音聲，顧張曰：知縣其為姑來，姑生前有欲言者，今當具以告，邀使稍前，歷道始死時，夫兄侵牟及婢妾竊攘事，主名物色，的不差，且囑立所養次子為劉氏後，復切切屏語，似不欲他人預聞，良久灑淚曰：我無大罪惡，不墮地獄道中，但受生有程，未能便超脫耳，嗚咽而去，方附著時，廖氏眼頰笑渦，及十指纖長，全如田姑在生容貌，如是繼日來，訖於廖歸，明年春，將祔於劉塋，張與廖送葬，宿其塋次，方寒雨淒零，松風答響，皆起怖悸意，廖復為所憑，張譴之曰：必山鬼野怪假托，若真田三姑，何為容色不與去冬等，隨聲而變，宛然不少異，申言曩事，叮嚀委曲然後已，迨廖氏還家，又來倩有禱於張，旁人曰：張知縣居不遠，盍徑往白之，曰：宅龍遮我，雖欲入不見容，我不免為是，後一年，廖卒始絕，鬼附生人多矣，獨能使形狀如之，為可怪也。

汪澄憑語

番陽人汪澄，家頗富，獨好以漁弋掛罿為樂，年財三十，以幹道九年五月死，其妻裡中餘氏女也，稍取其敖戲之具與人，或毀棄之，明年七月旦初夜，妻在床未睡，覺四體竦淅，驚惄呼告其乳媼，媼亦然，俄頃作澄語，罵其妻曰：賤人來，吾死能幾時，汝已萌改適他人意，二子皆十許歲，家貲殊不薄，豈不能守以終喪，吾甚愛鸚鵡雕籠，及雙角弓，何得便與三十五舅，三十五舅者，妻之兄仲滔也，所居正比鄰，密覘壁間，澄厲聲曰：何不入視我，而顧竊聽，滔懼即捨去，又使招其仲兄，辭以疾，則歎息曰：生時不相睦，固知其不肯來，吾父可得見否，父老且病，扶杖哭而入，澄拱手而揖，為恭敬聽命之狀，父曰：兒既不幸早世，不得不墮惡趣，寬吾悲心，無為見怪於家，怖妻子也，澄亦泣曰：大人有言，澄當去，媼遂厥然而默如，兩食頃，復附語呼其子曰：我將出而土地見阻，汝宜辦小祭，善為我辭，子遽殺雞取酒，詣祠禱解，媼乃蘇，口氏口客口時說。

聶進食厭物

北京人聶進，家世奉道，不茹犬雁鱉蒜之屬，唯進獨喜食，父常戒之，輒曰：將止矣，他日，又如初，年二十二歲時，病傷寒困頓，見青衣人來喚，遂隨以行，逾山涉水，乃抵大城門，門吏問此何人，青衣曰：聶進也，吏曰：來矣，可速行，已而到一宮闈，門下復有吏，衣裾甚偉，亦抗聲問曰：何人，青衣復曰：聶進也，吏亦曰：來矣，官人相候久，可速入，進殊驚悸，引立簾下，或呼令升階，進密舉首，見三人皆王者服，據案坐，諭進曰：汝嗜食厭物，雖父兄戒飭，不敬聽，是何理耶，此等物亦有何好，進伏地告曰：茲蒙嚴旨，自此決當斷食，王曰：果能爾，當放還，進曰：苟復念此，罪死不赦，王命吏送歸，冥行不知所之，及家，望拏累聚泣，吏推之，身投榻上，血污從鼻出，約兩鬥許，移時漸蘇，進後由北方歸，正得官，淳熙元年，年四十九矣，為秉義郎添監撫州酒稅，自言其事。

新廣祐王

邵武軍北大乾山廣祐王廟，考圖記乃唐末歐陽使君之神，距縣二十里，對路立屋數楹，以館祠客，有王道人者，居其旁，躬灑掃事，頗謹樸懇直，幹道四年秋，夢車騎滿野，羽儀輿蓋，如迎方伯率連，而又過之，皆自廟中出，趁問何所往，一吏曰：遠接新廣祐王，曰：敢問王何人，今居何地，曰：在浦城縣，故臨江丞陳公也，覺而記其語，明日，徑走其處詢訪之，果有陳丞以進士登第，平生廉正，為鄉里所稱，死方五日，道人驗夢可信，喜而歸，稍以告人，今猶處祠側。

詹小哥

撫州南門黃柏路居民詹六、詹七，以接鬻縑帛為生，其季曰小哥，嘗賭博負錢，畏兄棰責，徑竄逸他處，久而不反，母思之益切，而夢寐占卜皆不祥，直以為死矣，會中元孟蘭盆齋，前一夕，詹氏羅紙錢以待享，薄暮，若有幽歎於外者，母曰：小哥真亡矣，今來告我，取一紓錢，祝曰：果為吾兒，能掣此錢出，則信可驗，當求冥助於汝，少焉陰風肅肅，類人探而出之，母兄失聲哭，亟呼僧誦經拔度，無復望其歸，後數月，忽從外來，伯兄曰：鬼也，取刀將逐之，仲遽抱止曰：未可，稍前諦視，問其死生，弟曰：本懼杖而竄，故詣宜黃受傭，未嘗死也，乃知前事為鬼所詐雲。

晁端揆

晁端揆居京師，悅裡中少婦，流眄寄情，未能諧偶，婦忽乘夜來，挽衣求共被，晁大喜，未明索去，留之不可，曰：如是得無畏家人知乎，既去，蓐褥間餘血涴跡，亦莫知所以然，越三日過其間，聞哭聲，扣鄰人曰：少婦因產而死，今三日矣，晁掩涕而歸。

水上婦人

政和間，京西路提點刑獄周君，失其名，以威風，直震郡縣，嘗乘舟按部還，遙見水上若婦人長尺餘，衣袂蹁躚，迎舟而下，泊相近，容色悽慘，類有所懼，及相去咫尺，迷不知所在，疑為偶然也，次日，所見復如之，其色益悲，周謂必冤魄伸吐，遂停桌，即近縣追一倡，須語言稍警惠者，眾莫測何為，既至，衣冠焚香祝之，曰：汝果抱冤，當憑此倡以言，吾為汝直，須臾倡凜凜改容，哀且泣，音聲如他州人，雲，妾某州某縣某氏，為某人謀財見殺，事不聞於官，無由自白，敢以遺恨告，周隨錄其語，密檄下彼郡，捕得凶民，一問具伏，遂置諸法，周表卿尚書為宜黃丞時，為疏山長老了如說而忘其名，或云即茂振樞密麟之父也。

張圭復生

江吳之俗，指傷寒疾為疫癘，病者氣才絕，即斂而寄諸四郊，不敢時刻留，臨川民張圭死，置柩於城西廣澤庵，庵僧了燾，夜聞摸索有聲，起而伺則張柩中也，既不敢發視之，隔城數里，無由得言，但拱手而已，良久聲息，遲明奔告其家，亦不問，至秋將火葬，剖柩見屍，乃側臥掩面，衣服盡碎裂，蓋曩夕復甦而不獲伸也，吁可傷哉，番陽亦有小民，以六月拜岳帝祠，觸熱悶絕，亟棺厝於普通塔，其事正同。

張客奇遇

餘乾鄉民張客，因行販入邑，寓旅舍，夢婦人鮮衣華飾，求薦寢，宛然在旁，到明始辭去。次夕方闔戶，燈猶未滅，又立於前，復共臥，自述所從來，曰：我鄰家子也，無多言。經旬日，張意頗忽忽，主人疑焉，告曰：此地昔有縊死者，得非為所惑否？張秘不肯言，須其來，具以問之，略無羞諱色，曰：是也。張與之狎，弗畏懼，委曲扣其實，曰：我故倡女，與客楊生素厚，楊取我貲貨二百千，約以禮昏我，而三年不如盟，我悒悒成瘵疾，求生不能，家人漸見厭，不勝憤，投缳而死，家持所居售人，今為邸店，此室實吾故棲，尚眷戀不忍舍，楊客與爾同鄉人，亦識之否？張曰：識之，聞移饒州市門，娶妻開邸，生事絕如意，婦人嗟喟良久，曰：我當以始終托子，憶埋白金五十兩於床下，人莫之知，可取以助費，張發地得金，如言不誣，婦人自是正畫亦出，他日低語曰：久留此無益，幸能挈我歸乎？張曰：諾，令書一牌曰：廿二娘位，緘於篋，遇所至，啟緘微呼，便出相見，張悉從之，結束告去，邸人謂張鬼氣已深，必殞於道路，張殊不以為疑，日日經行，無不共處，既到家，徐於壁間開位牌，妻謂其所事神，方瞻仰次，婦人遂出，妻詰夫曰：彼何人斯，勿盜良家子累我，張盡以實對，妻貪所得，亦不問，同室凡五日，又求往州中督債，張許之，達城南正度江，婦人出曰：甚愧謝爾，柰相從不久何，張泣下，莫曉所云，入城門亦如常，及就店，呼之再三，不可見，乃亟訪楊客居，則荒擾殊甚，鄰人曰：楊元無疾，適七竅流血而死，張駭怖遽歸，竟無復遇，臨川吳彥周舊就館於張鄉里，能談其異，但未暇質究也。

### 吳二孝感

臨川水東小民吳二，事五通神甚靈，凡財貨之出入虧贏，必先陰告，忽來見夢曰：汝明日午時當為雷擊死，二乞救護，神曰：此受命於天，不可免也，吳雖下俚人，而養母至孝，凌晨具饌以進，白雲將他適，請暫詣姊家，母不許，俄黑雲起，日中天地冥暗，雷聲填然，吳益慮驚母，趣使閉戶，自出坐野田，以待其罰，頃之，雲氣廓開，吳倅免禍，亟歸拊其母，猶疑神言不必實，未敢以告，是夜復夢曰：汝至孝感天，已有宿惡，宜加敬事也，母子至今如初。

### 杜默謁項王

和州士人杜默，累歲不成名，性英儻不羈，因過烏江，入謁項王廟，時正被酒沾醉，才炷香拜訖，徑升偶坐據神頸拊其首而慟，大聲語曰：大王有相虧者，英雄如大王，而不能得天下，文章如杜默，而進取不得官，好虧我，語畢，又慟，淚如雨，廟祝畏其必獲罪，強扶掖下，掖之出，猶回首長歎，不能自釋，祝秉燭入，檢視神像，亦垂淚尚未已。

### 龜鶴小石